





古文眞寶叙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子而  
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眞寶之編首有  
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  
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  
所奉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二山  
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書



正之繁者莫之略者詳之必歸於至當而後已  
若此書者撮大意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  
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  
册於黨庠術序之間者亦免箝口之譏矣予寓  
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之友者必先生之高  
弟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  
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語予曰古文真實先師

用心之勤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蓋請序  
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正丙午孟  
夏盱江後學鄭本文叙



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後集目錄

卷之一

辭類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平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秋聲賦

歐陽永叔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憎蒼蠅賦

歐陽永叔

卷之二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同

名二子說 蘇老泉

稼說 東坡

愛蓮說 周茂叔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進學解 同

卷之三

序類

春夜宴序 李太白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歸盤谷序 同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滕王閣序 勃

卷之四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畫錦堂記 同

喜雨亭記 東坡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 同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袁州學記 李太白

思亭記 陳子道

卷之五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四箴 程正叔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叔

西銘 張子厚

東銘 同

古硯銘 唐子西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卷之六

頌類

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大唐中興頌 元子山

酒德頌 劉伯倫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郭橐駝傳 柳子厚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卷之七

碑類

韓文公廟碑 東坡

辨類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諱辨 韓退之

卷之八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 同

陳情表 李令伯



卷之九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原道 同

論類 樂志論 張仲統

過秦論 賈誼

卷之十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為人求薦書 同

答陳商書 同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古文真寶後集目錄終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  
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 艸木黃落兮鴈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



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  
時奈老何

漁父辭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

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今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類

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矣トシテカケテ 竢罪長沙シテ 仄聞屈原兮ミカカシテ 自湛汨羅シテ 造托シテ  
 湘流兮シテ 敬弔先生トシテ 遭世罔極兮シテ 迺隕厥身シテ 烏雲哀哉カキテ  
 今逢時不祥トシテ 鸞鳳伏竄兮シテ 鳴鴉ケウ 翱翔カウ 闕茸カウ 尊顯兮シテ 讒ガシ  
 諛得志ユ 賢聖逆曳兮シテ 方正倒植ハウ 謂隨夷イ 溷兮シテ 謂跖躅イフ  
 廉莫邪シテ 為鈍兮シテ 鉛刀為銛シテ 于嗟ボク 默默ク 生之シ 故兮ト 幹シ  
 棄周鼎シテ 寶康瓠兮シテ 騰駕罷牛シテ 驟蹇驢兮シテ 驥垂兩耳シテ 服シ

鹽車兮シテ 章甫薦屨シテ 漸不可久兮シテ 嗟苦先生シテ 獨離此兮シテ 答シ  
 今諄曰シテ 已矣シテ 國其莫吾知兮シテ 子獨壹鬱シテ 其誰語シテ 鳳縹シテ  
 縹其高逝兮シテ 夫固自引而遠去シテ 襲九淵之神龍兮シテ 沕シ  
 淵潛以自珍シテ 偃蟪シテ 懶以隱處兮シテ 夫豈從蝦與蛭シテ 蟻所シ  
 貴聖之神德兮シテ 遠濁世而自臧シテ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シテ 中シ  
 豈云異夫犬羊シテ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シテ 亦夫子之故也シテ 中シ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シテ 何必懷此都也シテ 鳳凰翔于千仞シテ 中シ  
 今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シテ 遙增擊而去之シテ 中シ



彼尋常之汙瀆今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今固將制於螻蟻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下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纒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



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璣棄  
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  
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錐用  
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

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  
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  
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  
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  
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而奔騰而碎澌如波濤夜驚



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鏗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  
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  
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  
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艸絳絳  
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  
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  
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  
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艸木無情有時  
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  
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  
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



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  
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  
今蘭漿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水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鱖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蜩蟬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也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坡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  
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之不能從焉劃然  
長嘯艸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  
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  
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  
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焉恒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憎蒼蠅賦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蠶之毒尾又無蚊  
虻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盃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

若乃華棖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白之長神昏  
氣感流汗成漿委四股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黃頰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  
見歟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公眼眊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胡蝶而飛揚徒使蒼頭髻髻  
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  
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



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  
 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  
 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  
 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  
 往來絡繹方其實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  
 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  
 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將鶯鸞之制及  
 時月而收藏謹餼饗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

而窺覷至於太截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  
 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小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  
 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  
 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  
 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  
 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  
 僧

說類

...

...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天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耻師焉或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  
 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  
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  
鄰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  
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  
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  
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  
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力鳴  
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



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名二子說

蘇老泉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  
軾則吾杲不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不外飾也天  
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什  
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

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  
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  
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  
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  
於上者如魚鱗而地方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  
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  
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  
其成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



全レキモハヤシテコトヲモツテイタル  
虚者養之<sub>ニ</sub>以至於充<sub>ニ</sub>一十而後仕<sub>ニ</sub>五十而後爵<sub>ニ</sub>信於  
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  
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  
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  
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  
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  
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生呈子止於此矣子歸  
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

之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  
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韓退之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  
 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肥羅別扶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犬不損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自幽眇尋陸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迺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粲牙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  
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  
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為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久暖而兒號  
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  
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櫨  
樞侏儒椳闈居榱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  
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子無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

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  
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  
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  
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  
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  
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



痺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  
不以杙為楹而些醫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  
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  
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

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濺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濺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矣司馬氏  
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



耳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滄泲澄澗詭然而蛟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  
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  
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  
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皋陶禹  
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  
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  
周凡載於詩書公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  
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  
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  
雛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  
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

古文真寶後集七



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  
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  
者子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  
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藉其尤也  
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

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  
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州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原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  
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  
曰

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三十四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  
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濼廓其有容繚而曲  
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  
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  
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單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  
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之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  
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  
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  
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  
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賊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  
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  
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  
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閣公之雅

望縹緲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  
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  
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  
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繁迥  
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鵬薨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  
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  
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遙飛爽籟  
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  
之樽鄴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  
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潑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閣而  
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  
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  
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餘扶搖可接東隅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藉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纆等終軍  
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毅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  
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  
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  
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  
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郡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  
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



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  
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  
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  
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  
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  
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掣耳目肺腸  
卷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  
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遷也名之者誰太  
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霏閣雲歸而巖穴賤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  
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  
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  
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

髮頽乎其中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  
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  
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  
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  
脩也

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因阨閭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  
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  
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  
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  
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  
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息讎，矜



名譽ヨニス為可薄ベトウス益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モツテス  
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コニミルニ  
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ジラシヤウ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タレシラ  
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ヨシクノ  
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ウカ  
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ヒナカニ  
平書シヨス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テイハ  
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ヨク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ホカソノ  
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ノ  
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ウチ  
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ウチ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ス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殊寒者不得以為禱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九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  
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



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霽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  
畏譏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  
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  
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  
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  
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葺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  
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冬宜密密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  
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外憂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鸞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  
四聰甚通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異色構巧  
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  
王禹偁為文請誌院辟用規于執政者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烈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



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袁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遠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望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序日旰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塵六國欽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責降恐后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



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艸茅危言者折首而不侮  
 功烈震王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兩哀得聖  
 君裨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弄筆  
 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  
 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墓其父母昆弟凡  
 幾卷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問名於余余以為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戈則  
 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  
 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  
 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



人之所不念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  
 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忘而悲哀之所以存其  
 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  
 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  
 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  
 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  
 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未  
 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

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  
 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  
 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終後集



古今圖書集成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キョウライ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キョウライ主普天之  
カミ下處王公之上カミ任士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  
キョウライ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キョウライ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キョウライ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キョウライ因心  
カミ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言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泉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  
 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亾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亾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愜懣漢高天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眾弃  
 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寬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纒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游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銘類

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馨香上階綠艸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  
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  
有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  
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欲昔為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礫安取厥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癢痲疾痛舉切吾身一丁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睇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鯁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知化則

西銘後集下

二五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者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  
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冷  
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於  
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矣  
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  
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  
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銳動靜所  
制借冷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視久遠也雖然  
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  
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州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肅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  
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廻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吽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從筵  
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咽而下愴望秣巒而有失顧艸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敵村誼  
賢犯其慮牒許控僣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魯  
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磧戶摧絕無與歸石逕  
荒涼徒延竝至於還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  
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厓今見解蘭



縛塵纒於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用故其林慙無盡瀟  
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  
假步於山嵐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  
丹崖重淥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局岫恍  
掩雲關斂輕霧務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女纏於郊  
端於是叢條賧膽壘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榮帶群山糾紛黯  
今慘怛風悲日曠蓬斷艸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叢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徃徃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艸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腦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竒竒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王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執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者臣等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崇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今力盡矢竭今弦絕白刃交今寶刀折而軍威定今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今風淅淅魂魄結今天沈沈鬼神聚  
今雲霧霽日光寒今艸短月色苦今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  
樂且間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茶  
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  
不補患蒼蒼泉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  
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觸哭望天涯天地為愁州  
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鳴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義教含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  
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  
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  
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鐔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勿心若箠  
泛塵塗如是則使離婁督繹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  
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  
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心如景

靡適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  
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  
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閱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  
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蟬蟋俟秋吟吟蟬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父將  
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  
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牙操遞鐘逢門子嚮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鞠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效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我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妖火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成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伍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

曠八荒為庭衢行無徹跡居無室廬慕夫席地縱意  
 所知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盃提壺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  
 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  
 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踞枕麴藉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  
 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一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  
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而物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

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  
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息憂之太勤且視而  
暮撫已去而復顧而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雙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入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維  
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癯以勞吏  
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  
問養樹得養入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蓋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其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  
 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闕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  
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  
士皆篤於文行廷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  
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  
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

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  
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土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  
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



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以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  
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  
池略扶桑州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  
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訛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  
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謠吟

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洟翩然被髮下大荒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一名律平為犯嫌名律平父名晉子  
 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平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  
 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  
 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  
 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  
 勢秉飢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  
 於律誓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  
 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



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妾則是宦  
官宦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  
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邁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安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足以衆議舉寵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辭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州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渡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  
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  
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始死潼關然後  
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  
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  
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  
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秭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不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  
 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  
 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今臣亾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  
 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土及一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艸臣不勝怖懼  
 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古文真寶後集下

三十八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艸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  
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下艸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  
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  
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古今通義後集下

三十一



其所謂道也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道德其  
其所謂道德也其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  
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  
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入  
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自  
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  
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  
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  
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  
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  
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  
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  
為之墓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  
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  
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

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  
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  
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サテラ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カミニ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  
モツテ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サシ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  
ニ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  
ウ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  
ユ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セ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

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チ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ソ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カ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ソ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ト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レ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イ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  
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  
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  
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  
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卷之八

三十四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  
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奴子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

之踟躕畦死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戈高  
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  
妙曲逍遙下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逐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朴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變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躉隳繩  
 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  
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  
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  
鑕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淡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古文真寶後集下

三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心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

事上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實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人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

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

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愈白辱重書語高而肯浚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



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笑而子鼓瑟瑟雖工如  
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  
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  
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  
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  
盡言惟五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  
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  
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  
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  
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  
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



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  
 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俾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繼之以清談  
 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  
 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  
 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  
 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即下車又辟孔文

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  
 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  
 之房習祖藜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母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  
 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  
 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白謨猷等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  
 穢視聽恐離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



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  
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  
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  
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  
春秋也既浚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

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  
昌言排之哉撰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謔  
謔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  
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我何有未子聖人也且  
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  
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



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  
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  
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  
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至乎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  
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  
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

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年  
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  
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  
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為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  
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  
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  
コレヲ分シ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今不爲虐  
キニイカクシテ。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  
イタコラオモカク。味之思乎。子盍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度幾一來。愈再  
ス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終

800

寶文堂藏板豫顯目錄

大坂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市兵衛

古文真寶

片假名附  
半紙本小本

一册

新刻五經

十二册

三體詩

片假名附  
平仄韻附

一册

大廣益會玉篇首書十二册

錦繡段

片假名附

一册

唐明掌中詩聯

懷中  
折本  
一册

四書正文

片假名附

一册

掌中以呂波韻

懷中  
折本  
一册

卷懷四書

片假名附  
小本

四册

詩聯指掌

寺尾先生著  
懷中折本  
一册



文章指南調法記 三冊 刪補家傳豫藥集 一冊

四聲字林集韻大全 一冊 群玉以呂波韻 一冊

文林節用筆海大全 一冊 懷寶以呂波韻 小本 一冊

和漢三才圖會 八冊 詩法掌韻大成 五冊

唐士訓蒙圖彙 十五冊 袖玉字林集韻 一冊

小學 片假名附 一冊 內篇外篇 右外御書物數品々々御經數  
品々唐本和奉賣買付清用  
品々上

寬政六年甲寅冬十一月

浪華書林

大野木秋田屋市兵衛藏



